



曾经的闫树鹏 写在照片上的思念（闫善柱、陈秀梅夫妇） 写在墙壁上的思念 三人是一家

是谁逼疯了十五岁少年？

（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）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日半夜，黑龙江十五岁的乡村少年闫树鹏，再次举止失常，他疯跑出去，到处喊妈妈，见人就撵……他被警察用三条铁链锁在冰冷的家中，第二天又挣开铁链跑了出去……

人们在少年那寒门冷灶的家中，发现他在自家的墙壁上、棚顶上、房门上、照片上，用几近难认的潦乱字迹，重重叠叠的写下心中的思念：“爸爸我想您了”“儿子想妈妈”“三人是一家”“永生永世不分离”，任谁见了，都忍不住掉泪。

是谁，逼疯了这十五岁的少年？

爸爸被迫害致死

男孩闫树鹏，家住黑龙江省双城市单城镇政德村，小树鹏曾拥有一段无忧的童年，他的爸爸闫善柱、妈妈陈秀梅，都是法轮功修炼者。小树鹏曾拥有一段无忧的童年：在他的眼里，生活贫穷富足并不重要，只要有一个健全的家，那便是完美的生活。

可是，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，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开始，树鹏的家庭，和中國大陸千百万元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家庭一样，遭受了无边的苦难。

二零零零年一月，小树鹏的爸爸、妈妈到北京为法轮功讨公道，证实法轮大法是好的，却双双被绑架、非法关押在双城第二看守所半个月，后被勒索六千元钱，才被放回家。那

年，小树鹏七岁。

时隔一年，小树鹏的爸爸闫善柱再次进京申冤，被单城镇派出所警察非法截回，再次关押在双城第二看守所。后被劫持到臭名昭著的哈尔滨林子劳教所迫害三年。因为闫善柱拒绝放弃修炼，经常被狱警酷刑折磨。一次闫善柱被吊挂在小号里，劳教所所长石昌敬亲自用电棍电击他的脸。闫善柱绝食抗议迫害，被劳教所野蛮灌食导致感染重型肺结核病。

二零零三年，闫善柱结束三年非法劳教时，身体已被迫害得极度虚弱。可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，他带病出去打工，不幸于二零零四年十月三日含冤离世，时年三十六岁。那年小树鹏只有十一岁。

妈妈被关押、殴打

树鹏的妈妈陈秀梅也多次遭迫害。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天，陈秀梅正在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，单城镇中共恶徒陈福彬、范子林等六、七人突然闯进，强行将她绑架。病卧在床的姥姥质问绑架者：“我姑娘犯了什么罪非要抓她？”不法人员恶狠狠的说中共不让炼就不许炼。陈秀梅被抓走了，连大衣都不让穿，在镇会议室遭恶徒暴打。

十多天后，单城镇中共人员陈少伍又逼问陈秀梅还炼不炼法轮功了，陈秀梅正视着恶人说：“炼。”陈少伍叫嚣：“你继续炼我就打死你，我豁出去了。”说着把外衣脱下，卷起

袖子，照陈秀梅的脸上左右开弓，不知打了多少嘴巴，直到打累了为止，休息十五分钟后再打，最后干脆把陈秀梅摁倒地上连踢带踹，一位烧锅炉工实在看不了眼了，把陈秀梅从地上扶起来。恶人陈少伍才算住手。

恐惧时刻萦绕他

爸爸的冤死，在小树鹏的幼小心灵上蒙上了挥不去的阴影，他只能把对爸爸的思念深埋心底，无法宣泄。他知道爸爸、妈妈都是好人，不能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遭到无理迫害，竟致家破人亡。

树鹏害怕再失去妈妈，他的恐惧感与日俱增。大约在十四岁的时候，他终于无法承受随时都可能降临的灾祸，精神失常了。虽然树鹏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会好一些，但是迫于生活的压力，妈妈陈秀梅必须去外地打工，以维持艰难的生活。

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，陈秀梅在打工期间粘贴法轮功真相资料时，遭人恶告，被绑架到哈尔滨香坊区分局国保大队，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半。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前进劳教所迫害。

亲属、邻居不敢将噩耗告诉闫树鹏，怕他承受不了这连续的灾难。可这并没有减轻他的精神上痛苦，爸爸没了，长期见不到妈妈，他在自家的墙壁上、棚顶、房门上、照片上，一次又一次的写下：“爸爸我想您了”“儿子想妈妈，希望早日见到妈妈”“三人是一家”“永生永世不分离”“昨天差点冻死我”等字句，让乡亲们看了，无不动容。（转下页）

是谁逼疯了十五岁少年？

(接上页)思亲的苦闷,压抑的绝望,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日,闫树鹏再度精神崩溃。

众乡亲要人 劳教所刁难

树鹏悲惨的遭遇,令乡亲们无不动容。二零一三年四月五日,闫树鹏的亲戚们寻求社会帮助,得到其中很多善良人的支持和帮助。四月八日,村委会派出一名代表和树鹏的亲友、乡邻一起去哈尔滨前进劳教所要人。

哈尔滨前进劳教所管理科长张波说要有双城市“610 办公室”的释放证明,才能放回闫树鹏的妈妈。

第二天——四月九日,树鹏的亲友到双城市“610”办证明手续,“610”的人说要去前进劳教所要释放和保释的票据。亲友们二次去前进劳教拿以上票据,又回本地乡政府、县“610”办好一切所需的证明材料。在乡政府盖公章时,连乡政府的人都同情的说:一切手续都齐全,快去劳教所把人接回来吧!

四月十日,为了征得社会善良人的帮助,村委会和百户人家的数百名乡亲发起红手印征签,以求更多社会上更多同胞的关注同情。

四月十二日,亲友们去哈尔滨前进劳教所接人。谁知前进劳教所管理科长张波在看到以上的手续之后,又非要闫树鹏的精神病鉴定材料不可。大家说孩子的爸爸不在了,妈妈在劳

教所,家中又无钱,怎么办鉴定呀!孩子的姑姑急的直哭。张波见状又说:你们去找抓陈秀梅的单位,撤销劳教当天就放人。

四月十五日,亲友们找到哈尔滨香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所谓办案人毛林昌,毛林昌蛮横的不接待,并在电话中否认此事。

亲友们无奈,第四次又去了哈尔滨前进劳教所向张波说明了情况。张波坚持走程序必须有精神鉴定。闫树鹏的姑姑一边哭一边反复恳求,说一切手续都有,连释放的证明都齐全,家里这样的情况你们放人也不违规。张波却威胁:“你再哭就是闹事,让旁边的派出所把你抓起来。”还说:

“让你们镇领导、县“610”和我们说,或者跟市“610”联系,我们好放人。”劳教所所长郝某最后说:“我不能放人,我也得有个饭碗。”

面对哈尔滨前进劳教所的蛮横和刁难,闫树鹏亲友要人的事,被暂时搁置了。小树鹏的亲人和乡邻们的心如同浸泡在寒冰中,凉透了。闫树鹏对这次紧锣密鼓的要人事情一无所知。四月十六日小树鹏从亲戚家中再次出走,现在已被送往精神病院。

闫树鹏的不幸遭遇只是大陆无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中的一例,他的苦难,只是无数个被中共迫害得支离破碎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庭之一。◇

【明慧网】除了共产党,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政党要求人在加入时发毒誓要把生命献给它。这种党旗下的宣誓意味着什么?加入“中共党、团、队”组织时,都要举起右手发毒誓,表明甘愿为共产党献身。随着誓言的发出,在宣誓者的右手上或是额头就被印上了一个“兽记”(体现在另外空间的身体上)。能否抹去兽印,将是人人都必须面临的生死选择,也是其还能否得到神救度的见证。曾经加入过党、团、队的人要避过这场预言中的淘汰灾难,唯一的办法就是声明退出中共的这些组织,随着退出声明的发出,兽记就被抹去了!现在上天正在给人一个选择的机会:是抛弃邪恶、选择光明,还是做邪党的替罪羊、随着邪党毁灭。这的确是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啊!

2002年6月,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二亿七千万年的“藏字石”,石头断面上显现“中国共产党亡”六个大字,后被中科院地质专家鉴定为天然形成。中共在历次运动中迫害死八千万中国人,已经恶贯满盈,天灭中共在即。因为人们在加入党、团、队时,面对血旗向天发了毒誓,说把一生、把生命都献给邪党。现在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,有行为的表示,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,才能在天灭中共时保平安!至2012年9月已有一亿二千三百多万中国人顺应天意,声明“三退”(退出党、团、队)。



油画：正念除红魔



2002年6月,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二亿七千万年的“藏字石”,石头断面上显现“中国共产党亡”六个大字(见上图藏字石风景区门票),后被中科院地质专家鉴定为天然形成。天灭中共,天意不可违。

『三退』是去毒誓、抹兽印,是保命!